

方新平 汪新武
李桃艳 鲍厚成 编写

世界名人婚恋录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记述了近百名中外著名人物人生中最神秘也最宝贵的一段经历——他们鲜为人知的恋情和婚姻。

它使我们看到，这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有炽热的爱，真情的恋，幸福美满的婚姻；也有不幸的爱，失常的恋，并由此带来的无穷痛苦。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对我们全面地理解名人，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都有帮助。

目 录

• 政治人物类 •

情侣·战友——马克思与燕妮的恋情·····	1
恩格斯与玛丽、莉希两姊妹·····	6
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	10
斯大林和夫人娜佳·····	12
周恩来与邓颖超·····	17
孙中山与宋庆龄·····	22
李大钊和他的妻子·····	25
蔡特金与她的丈夫·····	27
卢森堡的假婚·····	30
布哈林和他的妻子·····	33
华盛顿和玛莎·····	35
林肯——受气的丈夫·····	39
尼克松的浪漫史·····	41
南希与里根·····	43
布什和他的大家庭·····	46
戴高乐与戴高乐夫人·····	49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家庭生活·····	50
杰出的政治家和贤淑的妻子——撒切尔夫人·····	52

田中角荣与花子·····	55
中曾根的婚恋与家庭·····	59
萨达特总统与夫人·····	64
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的爱情之花·····	67
贝娜齐尔的事业与婚姻·····	70
王稼祥与朱仲丽·····	74
恽代英与沈氏姐妹·····	77
何叔衡和妻子及女儿·····	82
李立三与李莎·····	85
秋白和之华——天作之合的一对夫妻·····	88
爱新觉罗·溥仪和女护士的爱情·····	91
卡扎菲化仇为爱·····	93

· 军事人物类 ·

拿破仑与约瑟芬·····	96
蒙哥马利惟一的爱情·····	98
朱德的爱情生活·····	100
彭德怀的几次婚姻·····	102
冯玉祥与刘德贞·····	108
陈毅与张茜·····	111
陈赓求婚·····	115
徐海东将军和夫人·····	117
韩复榘和他的三位夫人·····	120

· 科学家类 ·

终生不娶的多情人——诺贝尔·····	126
--------------------	-----

爱因斯坦的婚恋·····	129
达尔文和他的妻子埃玛·····	130
爱迪生的新婚之夜·····	134
居里夫人的家庭生活·····	135
巴甫洛夫的“恋爱”·····	138
道尔顿短暂的爱情·····	139
巴斯德求爱·····	140
雅柯布迟到的爱情·····	141
白求恩的悲欢离合·····	143
马海德与周苏菲的异国良缘·····	147
童第周与叶毓芬·····	149
阳早与寒春·····	152
陈景润——姗姗来迟的爱情·····	154

• 文学家类 •

哲人尼采——羞怯求爱使他一生孤独·····	156
歌德的失恋·····	159
普希金的婚姻悲剧·····	162
托尔斯泰的经历与婚姻·····	16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求爱方式·····	168
巴尔扎克与甘斯卡娅夫人·····	170
都德与他的妻子·····	176
幸福与内疚，欢乐与痛苦——左拉的恋情·····	178
马克·吐温的婚事·····	180
安徒生的爱情·····	181
韩素音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186

鲁迅与许广平·····	188
老舍与胡絮青的婚姻·····	194
郭沫若与郭安娜·····	195
谢冰心、吴文藻——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9
胡适与江东秀·····	201
闻一多与他的贤妻高真·····	204
郁达夫的婚姻·····	206
徐志摩和陆小曼·····	210
胡风与梅志·····	215
沈从文的马拉松式的求爱·····	219
萧红的爱情生活·····	222
高士其的爱情生活·····	227
老作家碧野夫妇的爱海深情·····	229
流沙河患难得知音·····	233
寡居后的三毛·····	235

· 艺术家类 ·

毕加索爱的轨迹·····	238
大音乐家莫扎特不幸的婚姻·····	240
舒曼与克拉拉·····	242
勃拉姆斯的事业与爱情·····	246
画家张大千的婚恋轶事·····	250
赵丹的婚姻·····	252
黎莉莉与艾中信的古稀情·····	258
编后记·····	260

政治人物类

情侣·战友——马克思与燕妮的恋情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摩塞尔河畔特利尔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出生贵族的燕妮·冯·威斯特伦的家离马克思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贵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很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忠诚等待一段漫长

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沉重。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回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互相等待。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燕妮举行了婚礼。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她

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序幕。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

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跟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信，不少由她代办。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离，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然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

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象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马克思的别名）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

恩格斯与玛丽、莉希两姊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资本主义纺织工业中心巴门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起初在他祖父的工厂主持业务，1837年独立经营后，在英格兰曼彻斯特——几年以后又在巴门附近的恩格尔斯基尔亨——和欧门家族的几个兄弟共同创办了欧门——恩格斯纱厂。

1842年，在服完为期一年的兵役之后，恩格斯受父亲之托前往曼彻斯特到“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工作。

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不久，就认识了玛丽·白恩士。玛丽是一个纯朴的爱尔兰青年纺织女工，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织厂里做工。年纪比恩格斯小一岁，她的父亲是一个染色工人。

玛丽性格爽朗，充满青春的活力，工厂的沉重劳动没有能够使她的热情涸竭。她那纯朴大方的举止，永不衰竭的毅力，活泼的姿态，以及她那“野蔷薇”般的美丽和“黑亮勇敢的目光”都给恩格斯以深刻的印象，并被她深深地吸引着。

玛丽是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女工。她使恩格斯增强了自己的这一决心：屏弃资产阶级的社交和宴会，全心全意同工人们交往并专心致力于研究他们的状况。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当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感情上和本族人民的自由斗争息息

相关了，她对英国统治阶级阻止爱尔兰实现民族独立感到非常愤怒。她痛恨那些压迫她本族人民的人。玛丽的革命精神唤起了恩格斯对受尽英国资产阶级和君主政体掠夺的爱尔兰人民的深厚同情。

恩格斯同玛丽这个从童年起就熟知无产阶级的困苦的女工一起走访曼彻斯特的工人区。这使他能够结识很多工人家庭，走进他们的住宅并熟知他们生活中的许多详情细节。恩格斯还和玛丽一起参加工人们的社交。

恩格斯对玛丽·白恩士有着深厚的爱情，1843年6月间，恩格斯和玛丽开始同居。

1844年秋，恩格斯离开英国返回巴门。1845年4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处境困难的时候，毅然迁居布鲁塞尔与他并肩战斗。同年，玛丽·白恩士离开英国，迁往布鲁塞尔和恩格斯住在一起。这对年轻夫妇是在一种自由的、互相尊敬和独立自主的结合中共同生活的。

1850年冬天，恩格斯为了能够在经济上给马克思以更多援助，又重新回到曼彻斯特，作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店员和全权代表做了整整二十年他极不愿做的“该死的生意”。在这里，尽管恩格斯非常希望和玛丽经常共同生活，并且事实上也是常在一起，但流行的资产阶级伦理观念和寄人篱下的地位却不允许他和她固定同住一所住宅。他必须另外有自己的单独住宅，以便可以同业务上的朋友交往商谈，并且当他父亲来访时能加以接待，等等。他真正的家是在戈顿海德路252号，也就是玛丽·白恩士和她妹妹莉希·白恩士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能完全自由自在了，他找到了真挚

的感情和温暖以及爱情和献身精神，并且可以同工人生活接触，这种接触是他在曼彻斯特的其他交往关系方面所不能得到而又是他所殷切希望获得的。

恩格斯对玛丽·白恩士的爱使他也对她的亲属关心负责。他不仅关心照顾和玛丽一起生活的妹妹莉希，而且关怀帮助玛丽家里的其他成员。他们当中有些人生活十分困难，他都给予支援并帮助他们移居美国。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把玛丽和莉希的一个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接到自己家里，供她上学。尽管她有好些地方让他失望，他仍然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1863年1月初，玛丽·白恩士因心脏病逝世。他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

多年以来，莉希与玛丽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她深深地悼念她的姐姐，她们之间不仅有手足之情，而且由于政治观点相同，关系极为密切。以后恩格斯和莉希日益亲近和相互关心，直到由于互相同情和倾慕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于是莉希成了恩格斯的第二位夫人。

这位比恩格斯小7岁的爱尔兰女工热情而又聪明，她不曾学会读书写字，但未受学校教育并没有妨碍她以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她有坚定不移的阶级本能，毕生都非常热心地为几百年来备受压迫剥削的本民族出力。她是恩格斯的好同志，她赞同恩格斯的观点。支持他和他那位住在伦敦的朋友共同为之献身的事业，并积极参加恩格斯所从事的一切活动。

1870年7月，恩格斯与莉希一同迁居伦敦。他们在伦敦的住宅，与马克思寓所的距离，只有步行15分钟的路程。

1876年后，莉希患了明显的哮喘和坐骨神经痛病。1877年秋天，莉希的疼痛愈来愈厉害了。在病床上，莉希请求丈夫履行一个正式结婚的手续。恩格斯一向认为结婚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仪式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可是他答应了临终妻子这个最后要求，于1878年9月11日晚上和她举行了结婚仪式。几个小时以后，莉希就在恩格斯的怀抱里去世了。

关于这些日子恩格斯心情如何沉痛，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不过事实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恩格斯向来是那么热心地参加国际性政治运动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和德国的、法国的以及其他各国同志的通信，却几乎完全中断了几个星期之久。

恩格斯以后在怀念莉希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子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

1895年8月5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逝世。遵照恩格斯的遗嘱，他的最亲近的朋友把他的骨灰在伊斯勃恩海滨投入海中。

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

1893年的秋天，列宁来到彼得堡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传开了。克鲁普斯卡娅当时是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她也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位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阅读了他的一本关于市场问题的著作。著作中那精辟的见解，使她大为钦佩，她渴望着能同这位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见面。

1894年2月底，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便利用一个机会，在一个同志家里吃春饼，用这种方式来掩护，安排了与列宁的见面。就在这一天，克鲁普斯卡娅第一次见到了列宁。

列宁谈笑风生，和大家一起探讨俄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那辛辣犀利的笑语，给克鲁普斯卡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此后，每逢星期天，列宁都去给工人小组讲课，并且常常顺路到克鲁普斯卡娅的家里坐坐，因为列宁觉得和她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克鲁普斯卡娅是在星期日夜校工作的，很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疾苦、意见和要求。而这一切情况，对于列宁来说都有特别的兴趣，常常是克鲁普斯卡娅绘声绘色地讲，列宁津津有味地听……

共同的理想，兴趣和爱好将这两位青年革命者的心联结起来。同志间的革命情谊，渐渐发展成为纯真的爱情。

列宁后来对人谈到这段“恋爱史”时，曾风趣地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革命斗争很残酷、很紧张，哪里顾得上谈这些事情呢？所以一直在心里憋着，后来，我被流放了，到了流放地以后，我心里特别想念她，有一段时间想得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先是大骂了一顿民粹派，在信的结尾，我写上了又及：请你做我的妻子好吗？信寄出去以后，我天天盼着回信。有一天终于盼来了，她在信中也大骂了一顿民粹派，最后写道，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做你的妻子吧。”

1898年5月7日黄昏时分，克鲁普斯卡娅由她的母亲陪着来到了列宁的流放地——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恰好列宁不在家，他去打猎还没回来。

她怎么到流放地来了的呢？原来在列宁流放以后，克鲁普斯卡娅也被捕了，警察当局判处她流放乌法三年。于是，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分别向警察当局提出申请：让克鲁普斯卡娅也到列宁的所在地流放。警察当局开始不同意。后来经过反复的斗争，警察当局才勉强允许克鲁普斯卡娅去舒申斯克，但必须与列宁结婚，在列宁刑满离开后，克鲁普斯卡娅还要到乌法去服满剩下的刑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克鲁普斯卡娅就由她的母亲陪同来了。

掌灯时分，列宁带着猎物回来了，老远就看到自己的房间里亮着灯光，不免有些奇怪，便去找房东打听。风趣诙谐的房东和列宁开了个小玩笑，她说：可不得了啦，村里的一个醉汉耍酒疯，闯进了你的房间，将书扔了一地，你快去看看吧！列宁听后赶紧向屋里奔去，正好这时克鲁普斯卡娅从房里走出来，他们险些撞个满怀。房东在一旁见了，笑得前